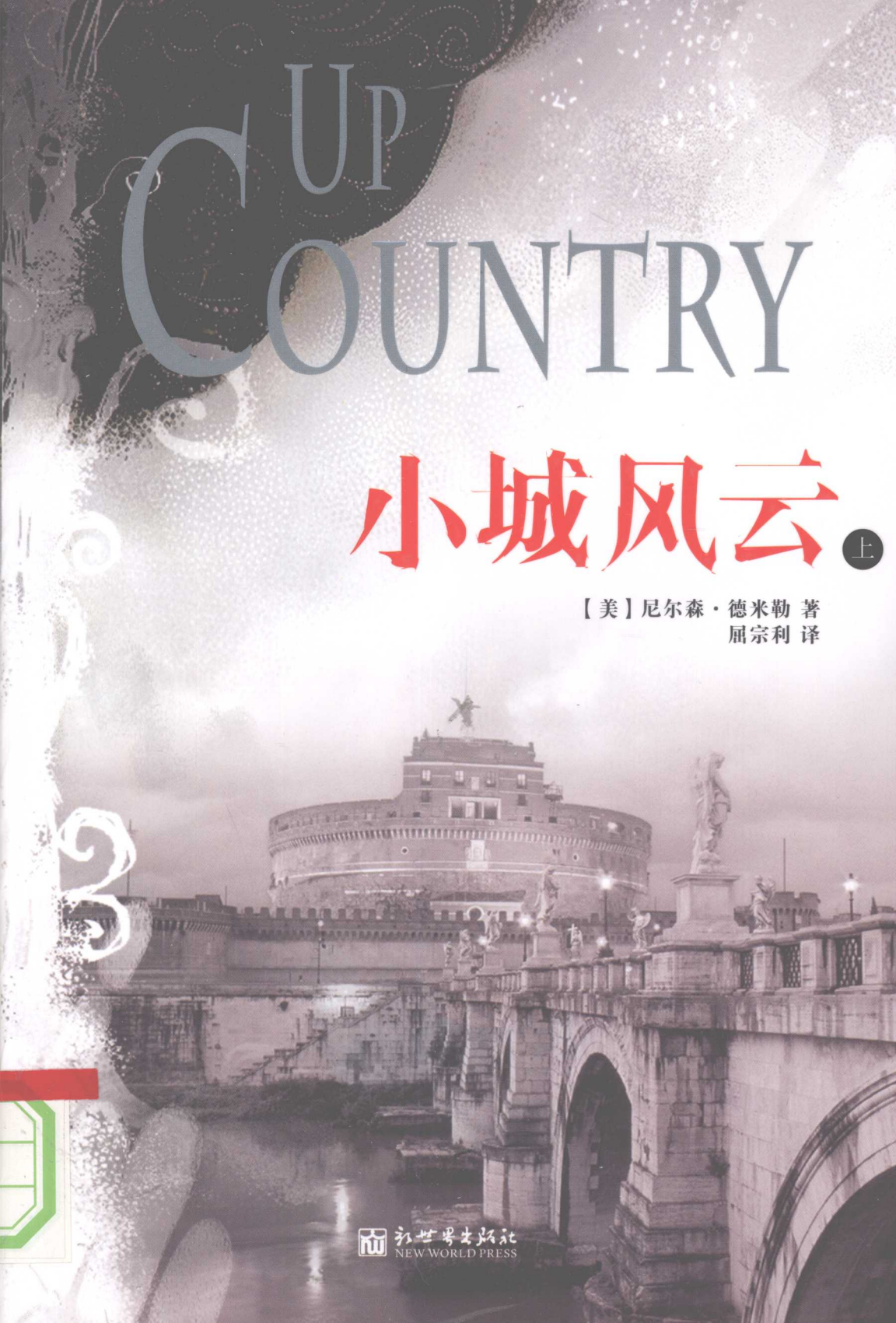



UP COUNTRY

小城风云 上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屈宗利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CUP COUNTRY

小城风云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屈宗利 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59

© Copyright 2008 UP COUNTRY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德米勒著;屈宗利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228-951-2

I. 小… II. ①德…②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629 号

小城风云(上)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者:(美)尼尔森·德米勒

译者:屈宗利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2.5

字数:50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951-2

定价:66.00元(上下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华盛顿特区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31
第四章	53
第五章	61
第二卷 西 贡	65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4
第八章	89
第九章	95
第十章	117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55
第十四章	172
第十五章	191
第三卷 拿特朗	214
第十六章	214
第十七章	235
第十八章	247
第十九章	258
第二十章	264

第四卷 一号高速公路	271
第二十一章	271
第二十二章	288
第二十三章	296
第二十四章	304
第五卷 顺化	315
第二十五章	315
第二十六章	338
第二十七章	344
第二十八章	348
第二十九章	361
第三十章	374
第三十一章	394
第三十二章	411
第三十三章	429
第三十四章	433
第三十五章	446
第三十六章	465
第三十七章	473
第六卷 小城风云	488
第三十八章	488
第三十九章	500
第四十章	510
第四十一章	516
第四十二章	521
第四十三章	535
第四十四章	542
第四十五章	566
第七卷 河内	583
第四十六章	583
第四十七章	590

第四十八章	617
第四十九章	642
第五十章	664

第一卷 华盛顿特区

第一章

常言道：祸不单行。

第一个坏消息来自我以前在刑事调查部的伙伴辛西娅·阳陵。辛西娅目前仍在刑事调查部工作，尽管我们在职务说明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她仍是我最为得力的伙伴。

她给我留下的口信是“保罗，我需要和你谈谈。今晚打电话给我，记住，无论多晚都要给我打电话。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是与一宗案子有关的电话，因此，明天早上我必须离开。我们需要谈谈。”

“好啊”，我看了看小书房墙壁上的座钟，现在刚好是晚上10点钟，或者2千2百个小时。不久以前，当我仍在陆军服役时，我通常习惯于第二种说法。

我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外面的一栋石头农舍中，从这里驱车前往刑事调查部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由于我已经不再为刑事调查部工作了，因此，实际上的通勤时间长短已经与我无关了。事实上，我不为任何人工作。我退役了，或者，也可以说被炒鱿鱼了。

无论如何，我离开军队已经6个月了，而我也越来越厌倦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毕竟，我还有20或者30年的时间才能去见耶稣。

阳陵女士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乔治亚州本宁堡陆军基地，离福尔斯彻奇大约14个小时的路程，不过，在我情绪高亢的时候，也许12个小时就可以

到达福尔斯彻奇。她的办案任务很重，部队中的周末常常也是正常的值班日。由于过去六个月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因此，我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很难得到发展，同时，她的职业兴趣与我不同，而我对下午的谈话考虑过多，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

不管怎么样，第二个坏消息也悄然而至。我检查了一下我的电子邮件，看到了一封邮件中简单地写到，明天下午4点钟，纪念碑那里见面。签名是K。

K就是卡尔·赫尔曼上校，以前我在总部时的上司、辛西娅现在的指挥官，这些我很清楚。但是，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赫尔曼上校打算在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那里与我见面。不过，我还是本能地将此消息归类为“坏消息。”

我自己给出了几种同样简洁的回答，不过，没有一种回答能够让我满意。当然，我根本就不需要作出回答：因为，我已经退出现役了。然而，与一般老百姓的工作相比，我的军事生涯尚未完全结束。有一句话说得好，“一日军官，终身军官。”而且，我的军衔已经是一级准尉了，同时，我的职业就是刑事调查员。

实际上，尽管我也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的军事履历确实对我仍保持一种约束力。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么，这种约束力也可以使人振奋精神多服役一年，从而享受在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中的特权。

我再次定睛看了看卡尔的来函，并注意到这封邮件也转发给了勃伦纳先生。一级准尉的称呼变为“先生”，这种称呼使我意识到我过去——也可能是现在——的军衔，而不是庆祝我的平民身份。卡尔并非狡黠之人。我没有发出回复邮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第三个坏消息。很显然，我收到了丹尼尔·斯蒂尔小说后，忘记了给我的书友会回复邮件。我是否应该将这本小说回寄给书友会？或者，在明年的圣诞节送给我的母亲？也许，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母亲生日那天送给她。

好了，我不能再拖延着不给辛西娅打电话了，随后，我坐在书桌旁并拨打电话。当电话的另外一头响起时，我朝着窗外望去。这是1月份北部维吉尼亚的一个寒冷夜晚，窗外正纷纷扬扬地飘洒着淡淡的轻雪。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辛西娅的声音“你好。”

“你好”，我回答说。

片刻的沉默之后，“喂，保罗，你好吗？”

一开始就这么不顺利，因此我说到，“我们还是单刀直入吧，辛西娅。”

她犹豫了一下，随后说，“嗯……首先，我能问问你这些天过得如何吗？”

“非常惬意。老迈的伙食班军士送给我一些红辣椒——我没想到会送给我两百支红辣椒，不过，我把这些辣椒都做成了辣椒酱并冷冻在封口塑料袋中。稍后我送一些给你。然后呢，我去了体育馆，和一支残疾人轮椅队打了一场篮球——第一次打败了他们——随后，和一群小伙子去了当地的一家小酒馆喝啤酒、吃汉堡。你过得怎么样？”

“嗯……我刚刚结束了曾经和你说起的那宗强奸案。不过，任务并没有终止，我还得去拉克堡调查一起性骚扰案件，看起来这宗案子非常棘手。在结案以前，我将到达拉克堡。也许要停留几个星期。如果你想给我打电话，就打到单身军官宿舍吧。”

我没有回答。

她说：“嗨，我仍在考虑圣诞节怎么过呢。”

“我也是。”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辛西娅。“你打算怎么度过复活节？”

“你知道的，保罗……你可以来我这里。”

“但是，你随时都可能被指派新的任务。我呢，只能像陀螺一样围着你的工作转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

“好的，但是……”

“我喜欢在这里生活。你也可以驻扎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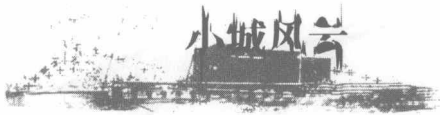
“是军官吗？”

哎哟，我回答说：“这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利，因为这里是总部。”

“我也在头疼我的工作。实际上，我并不喜欢做文职工作。与你过去一样，我现在只是一名调查员。我希望找到适合我的岗位。”

我说到，“好吧，不过，我可不能像宠物犬一样在你身边转，或者在你离家执行任务时在你的寓所周围逡巡。这会打击我的自负心理。”

“你可以在这里的执法部门找一份工作。”



“我已经从事这种职业了。不过，工作地点是在维吉尼亚这里。”

我们又聊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题。如果小伙子没有参加工作而女人需要经常出差工作，那么，生活将变得艰辛。更糟糕的是，作为军人，在你感觉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陆军部将立即安排你去执行新的任务，这也对陆军所谓的永久性驻扎提出了质疑。除了这个问题以外，现在还有许多临时性的任务——诸如波斯尼亚、索马里、南非等地方——你可能需要在这些地方驻扎一年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临时任务”的定义。这也是使得辛西娅和我称之为地理不适宜的原因。

正如我经常说到的那样，军方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牵强；很难说是分配任务，只不过是打个电话而已，或者，只是分配给下属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使得下属在完成其他义务时遇到更大的困难。有些时候甚至导致不可能完成其他义务。

“你在听我说话吗？”她问到。

“我在听呢。”

“我们不能这么做，保罗，否则，受伤的总是我们。”

“我知道。”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她打算辞职并因而失去许多退休金，作出决定以前，她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如果做出了这种选择，我们就可以自由决定去哪里居住、寻找工作并且自此以后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呢？我们已经坠入了爱河。

“保罗？”

“嗯……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本应该已经对方方面面考虑周全了。”

“嗯，是的。你看，我在想我们应该单独地、面对面地探讨这个问题。”

“难道我们只能面对面才能解决问题？”

“不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在共进晚餐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吧。晚上我们去饭店吃饭。”

“好吧。我从拉克尔堡回来后给你打电话。我去饭店等你，或者，你来我这里。”

“好的。对了，你离婚的事情办得如何了？”

“差不多办完了。”

“很好。”我问了问有关她丈夫的情况，“你和那个狂人上校还经常见面吗”？

“不多。不过，一会儿我们要在 O 俱乐部见一次面。我确实无法避免这些情况。”

“他仍然希望你回到他的身边？”

“你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可没有。我只是关心他是不是还想杀我一次。”

“他从没有打算杀死你，保罗。”

“我可能曲解了他用装满子弹的手枪指着我的原因了。”

“我们不能换个话题吗？”

“当然可以。对了，你读过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吗？”

“没有。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

“我买了她最新出版的小说，正打算寄给你呢。”

“或许你母亲会喜欢她的小说。2月10号是你母亲的生日，别忘了。”

“我已经记下了。顺便说一下，我收到了卡尔的邮件。他打算明天与我见面。”

“为什么要见你？”

“我还以为你知道原因呢。”

“不，我不知道，”她说到，“可能他只是想找你小酌一杯吧，再畅想一下往事。”

“他想在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我见面。”

“真的？有点古怪。”

“确实古怪。那么，他没向你提起任何事情？”

“没有，”她回答，“他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我猜不出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说他有所图？你们已经共事多年了，他也喜欢你。”

“不，他才不喜欢我”，我说到，“他恨我。”

“他并不恨你。不过，你这家伙很难相处。实际上，很难有人爱你。”

“我妈妈爱我。”

“你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了。卡尔很尊敬你并且他知道你是多么的才华横溢。也许他需要听听你的建议，或者他需要听听以前案子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非要选择在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那里见面？”

“嗯……我不知道。你见到他的时候就会明白了。”

“我这里很冷。你那里的天气如何？”

“60多华氏。”

“雪天路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

“好的。”我们沉默了一会，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恋爱史。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布鲁塞尔总部相遇。她当时为一个叫什么名字的上校做勤务工作，那是一个负责特工工作的家伙。我们陷入了三角恋爱中，他恼羞成怒，拔出前面提到的那把手枪指向我，而我则做出了让步。后来他们结婚了，一年以后，我和辛西娅再次相遇。

那是在哈德利堡的军官俱乐部中，当时我和辛西娅都在执行任务。我在从事一项秘密的活动，负责调查军火盗窃与销赃情况，而辛西娅则在调查一起强奸案。调查性犯罪是她的本职工作。我宁愿上战场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做她那样的工作。但是，总是需要有人做那项工作，而且，她干得很出色。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将工作与生活区别对待，尽管有时候我表示怀疑，不过，看起来她并未受到工作的影响。

不过，去年夏天我们双双返回哈德利堡。就在那里，准将的女儿——安·坎贝尔被人扼死并全身赤裸地被遗弃在气枪打靶场中，警方已经设置了警戒线，很显然，她是被人强奸了。辛西娅请求我暂时放下手中军火交易案来协助她进行调查。我们解决了这宗谋杀案，随后，又一同努力来解决我们自己的事情。事实证明，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加困难。但是，至少她已经放弃了那个难缠的上校。

“保罗，在我们见面以前，把这件事缓一缓，好吗？”

“听起来不错的主意。”事实上，我也打算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为什么不挑明了说呢？“好主意。”

“我们都需要考虑一下，我们必须付出多大代价、而我们又能够获得多少。”

“你是在吟诗吗？”

“是的，不过，这是个事实。你瞧，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知道。这也是我们所面临困难的根由。”好半天，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她说到，“我年纪比你小——”

“但是，我可能更年少轻狂。”

“请不要再说了。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无怨无悔，我热爱我的生活、我的职业、我的独立性格。但是，如果我认为……那么，我必须放弃一切。”

“我在倾听你的倾诉。于我而言，我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并不是给你施加压力，保罗。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是否真的需要我所憧憬的东西。”

我应该算是比较机灵的，不过，当我与女人交谈的时候，我经常陷入思维紊乱的状态。我并没有让她澄清什么，而是说到，“我明白。”

“你明白？”

“完全明白。”我拙嘴笨舌地回答。

“你会想念我吗？”

“每一天都在想你，”我说。

“我想念你，真的想念你。我期待着与你再次相遇，几乎望穿秋水。我保证，我要请一段时间假去看你。”

“我也请假陪你。”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工作。”

“的确。但是，即使我有工作，我也会一无反顾地请假陪你。最近我去陪你，你那里的天气比较暖和。”

“好的。我们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你爱吃辣椒吗？”

“不爱吃。”

“我原以为你喜欢吃辣椒呢。好吧，祝你办案顺利。你请假之后，提前一天通知我，我会赶到你那儿。”

“大约两个星期吧。也可能三个星期。我插手这宗案子时会和你打招呼的。”

“好的。”

“代我向卡尔先生问好并把他的意图告诉我。”

“也许他打算给我讲讲外星人绑架事件吧。”



她笑了起来。

就这样，当我们准备结束这次愉快的谈话时，她说到，“你知道，保罗，其实你不必辞职的。”

“实际上是这样吗？”，准将的女儿刚刚被杀，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情感和职业操守的敏感案件，而我则正好卷入其中。我宁愿不参与这件事的解决，因为没有人愿意了解事实的真相。我对辛西娅说到，“我的卷宗中那封言辞激烈的信件就是陆军部的说法，‘给你的退役部下打电话’。或许，这种说法比较微妙，但是——”

“我想，你可能曲解了当前的事情。你受到了责骂，你已经怒火中烧，但是，由于你自负的天性受到了伤害，因此，你冲动之下做出了辞职的傻事。”

“果真如此吗？嗯，谢谢你让我明白，源于我一时的怒气而放弃了已经30年之久的工作。”

“其实，你应该忍让一步。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其他事情——除非你能够找到同样重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否则，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压抑。”

“我现在其实很颓废。而这正是你才使得我的生活颓废。”

“对不起。但是，我了解你。你并非像你表现的那样怒火中烧。刚好，坎贝尔这宗案件提到了你的眼前。或许这是件好事。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会关注这件案子。这是一起令人肝肠寸断、极度抑郁的案件——”

“我不想讨论那件事情。”

“好吧。但是，你只是需要度过31天的假期，而不是永远休假。因为，你还年轻——”

“你比我更年轻。”

“你还有很大的精力，还可以释放出激情，但是，你需要再次采取举措，保罗。”

“谢谢。我也正在进行抉择。”房间内已经越发地冷了，同样，电话两端的语气一如这天气一般冷冰冰。

“你生气了吗？”

“没有。你要是在我这里，就会看到我的笑容。我正在笑呢。”

“唉，要是我不爱你，我就不会在这里啰嗦这些事情了。”

“我还在笑呢。”

“几个星期以后见吧。”她说到，“自己保重。”

“你也保重。”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晚安。”

“再见。”

我们都挂断了电话。我站起身，走向房间内的小吧台，端起一杯加了苏打和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

我坐在书房中，两脚放在桌子上，凝望着窗外的飞雪。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确实不错。

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耳畔仍萦绕着令人不开心的电话铃声，电脑显示屏上闪烁着卡尔·海尔曼那条不祥的讯息。

有些时候，某些根本不相干的事情实际上却是更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不是你自己的计划，而是其他人的计划。我尝试着相信卡尔和辛西娅并没有议论我什么，但是，勃伦纳夫人可不是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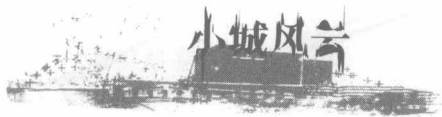
当人们低估我的睿智时，我会觉得异常反感，尽管实际上我的某些大男子愚蠢行为恰恰让人觉得我是低智商。为此，我已经将许多人投入了监狱。

我再次看了看那条信息。明天下午 16 点，在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见。甚至连个“请”字都没有。卡尔·古斯塔·海尔曼上校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出生在德国，同样，保罗·泽维尔·勃伦纳是个来自南部波士顿的典型的爱尔兰人，不负责任并且“老奸巨猾。”而海尔曼先生则恰恰相反。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殊途同归，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严格而又公平并且具有鼓动性。我只是从来不相信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我还是熬夜匆匆地给卡尔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会在约定的地点与时间与您谋面。落款写上保罗·勃伦纳，PFC，在这种情况下，PFC 并不表示“一等兵”，我和卡尔都知道，它表示的是一等公民。

第二章

已经是 3 点钟了，我已经来到了国家广场，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座公园，在夏季，这是一片芳草萋萋、绿树成荫的矩形地带，从东部的国会大厦到西部林肯纪念碑之间的距离约两英里。



这座广场有着长长的林荫道，是个漫步的好地方。与其浪费时间去城里会见卡尔·海尔曼，倒不如在这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上漫步。我穿上运动套装和跑鞋，头上带着一顶编织帽并盖住我的双耳。

我开始围绕着广场中波光粼粼的池塘漫步并在卡尔约定的下午 16 时（而我的说法则是下午四点钟）来到纪念碑前。

天气很寒冷，此时，太阳尚未落山，耳畔并无风的响动。树都已经光秃了，昨夜的那场雪将草地覆盖起来。

我信步前往纪念碑南面，并经过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以及这两座博物馆之间的一些博物馆。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座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园，但是，这里也是人们建设某些重要纪念物的好地方，如纪念碑、博物馆、纪念馆以及雕像等。如果这种狂热的势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这里将重新修建为罗马市集废墟，里面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庙宇。这并非我的主观臆断——大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以纪念碑或者纪念馆的形式予以纪念。我也到了属于我的纪念碑：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幸好我的名字没有篆刻在这座纪念碑上。

冬日的阳光低垂着，倒映在地面上的影子很长很长，除了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外，四周寂静一片。

我看了看手表，离我们约定的见面时间还有 10 分钟。与身边的人一样，海尔曼先生在守时方面甚至显得有些刻板。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什么种族、宗教等等方面的偏见，只是觉得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在时间观念上不一致。

我加快了脚步朝着波光粼粼的池塘北面走去，脚步有些沉重起来，寒冷的空气刺痛了我的肺部。

当我穿过白宫花园时，越战妇女纪念碑迎面映入我的眼帘：我还没有看到一些伤员周围的三个略带疲态的护士。

继续朝着纪念碑走一百码的距离，就看到了这三位护士——旗杆周围的三尊铜像。

在这两组铜像周围是黑色的纪念碑，与覆盖在大地上的皑皑白雪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座纪念碑可能是华盛顿最受观瞻的纪念物了，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并没有多少人前来参观。距离纪念碑越近，我越能感受到在那里凝视着纪念碑的人是自愿前来的。

在稀少的人群中，一个孤身男子显得格格突兀；这就是卡尔·海尔曼上校，身穿军用防水短上衣，戴着一顶翻檐帽，当然，他也正在看手表，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自言自语到，“这家伙在哪呢？”

我放缓了脚步，以免自己走得过急发出声响而惊扰了我的前上司。当我走到与纪念碑并行的小路上、距离海尔曼先生大约 20 码时，某处教堂响起了钟声、随后又响了第二声、第三声。我慢慢走向步行道，来到卡尔·古斯塔·海尔曼先生的背后，这时，教堂响起了第四次响起了钟声。

显然，他觉察到了或者可能从黑色的纪念碑壁上看到了我的身影，他并未转身地说：“你好，保罗。”

看起来他看到我很高兴——或者说是比较了解我——尽管无法判断出他是多么的紧张。也许是我能够准时赴约，使得他的情绪较好。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候，我们面朝纪念碑并肩站着。事实上，我真想扭头走下步行道，不过，我还是站着未动，试图屏住呼吸。气雾从我的鼻孔中喷涌而出，脸上的汗水开始冷却下来。

我们就这么站在那里，在阔别了 6 个月以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方、了解对方，就像两条狗相互用鼻子嗅着，以便区分谁是胜利者一样。

我注意到，我们面前的纪念碑上刻有“1968”字样。这是这座纪念碑最宽阔的部分，就在 1968 那一年，美国军人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最高：新年攻势、溪山包围战役、阿掸谷战役以及其他鲜为人知但是令人恐怖的战事。与我一样，卡尔·海尔曼上校 1968 年也在越南战场，因此，他知道部分战场以及战事。

而 1968 年美国国土安全形式也趋于恶化：马丁·路德·金与鲍比·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事件、校园骚乱、城市暴动等等。整整一年，坏消息纷至沓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海尔曼在 1968 年投身战场，尽管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首先来到这里。但是，我也算是部队中的老兵了，在上司发话以前，我从不首先开口。有些时候，甚至是在上司开口以后我也沉默不语，就像现在这样。我真希望我们就这样沉默下去，直到午夜时分。

最后，卡尔说：“谢谢你能来这里见我。”